

奉命谋杀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佑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8)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1)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16)
第十一章.....	(124)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4)
第十四章.....	(161)
第十五章.....	(176)
第十六章.....	(186)
第十七章.....	(194)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13)

第二十章..... (224)
 第二十一章..... (234)
 第二十二章..... (242)
 第二十三章..... (255)
 第二十四章..... (263)

第一章

1

他来到渡口的时候已是黄昏。

本来他老早就可以到的，但是他尽可能地长时间拖延磨蹭。

首先是他和朋友们在红码头饭店的午餐，轻松随便的谈话，关于共同朋友的小道消息的交流；所有这些只能是使他从内心里对他应该去做的事退缩不前。他的朋友们邀他呆下喝茶，他也接受了。但终于到了他知道再也不能拖延磨蹭的时候。

他租的车在等着，他道了再见，动身沿着拥挤的滨海大路驱车七英里，然后转向内陆，一直到河边石坎小码头的林荫车道为止。

那里有一口大钟，他的司机用力敲着，召唤河对岸的渡船。

“ 你不要我等吧，先生？ ”

“ 不要， ” 阿瑟·卡尔加里说，“ 我订了一部车子，一小时后在那边接我，载我去德赖茅斯。 ”

司机收下他给的车费和小费，在昏暗天色中望着河对岸，说道：

“ 渡船现在来了，先生。 ”

他轻声说了声晚安，就调转车头开上了小山。阿瑟·卡尔加里独自一人留在码头边等着。独自满腹心事，对前景充满疑惧地等着。他想道，这里的景象多么荒凉。一个人可以想像他是在一个远离任何地方的苏格兰湖上。然而，仅仅几英里之外，就有旅馆啦、商店啦、鸡尾酒吧啦，还有红码头的人群。他并非第一次体会到英国风光令人惊奇的差异。

他听到渡船向小码头这边靠近时船桨轻微的溅水声，他走下斜坡道。渡船主用带钩的撑篙稳住渡船，他上了船。渡船主是个老头，给卡尔加里一种奇怪的印象，他和他的船合而为一，不可分开。

在他们离开岸边时，从海上嗖嗖地吹来一小股冷风。

“ 今天晚上冷飕飕的啊。 ” 渡船主说。

卡尔加里顺着他应了一句，进一步同意说今天比昨天冷。

从渡船主的眼光中，他察觉到或是自以为察觉到被掩饰着的好奇心。一个外地人，而且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旅游季节已经结束后到来的外地人。尤其是，这个外地人过河是在那么一个不一般的时刻——在红码头边咖啡馆喝茶已经是太晚了时刻。他没有行李，所以不会住下。（卡尔加里也

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天的这么晚时刻才来？是真的因为他下意识地推延这一时刻吗？尽量推迟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吗？）穿过鲁比孔河。河，河……他的思绪回到另一条河——泰晤士河。

他曾经视而不见地凝视着泰晤士河（那只不过是昨天吧？），然后又转回去望着隔着桌子面对他的那个人。那对沉思着的眼睛有着他不能十分了解的什么东西。一种持重，想到了什么但不表示出来……

“我认为，”他想道，“这对眼睛有本事从来不会流露出它们在想什么。”

当一个人恰好给搅到里边的时候，整个事情是可怕的。他必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而做了之后——忘记它。

他想起昨天的谈话，皱起了眉头。

那个令人愉快的宁静而不露锋芒的声音说道：

“卡尔加里博士，你对你的行动方针完全确定了吗？”

他回答得很热切：

“我还能做别的什么？你肯定了解吧？你一定同意吧？这是我不可能逃避的事。”

但是他不了解那对深沉内向的灰色眼睛的神色，那回答也使他有点困惑：

“对一件事，一个人应该全面地看看，从所有方面来考虑它。”

“从正义的观点来看，它肯定只能有一个方向。”

他讲得很热切，有一会儿他认为这是“掩盖”这件事的卑鄙建议。

“从某一方面说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对这件事还有更多要考虑的，比方说，比正义还更需要考虑的事。”

“我不同意，只有那个家庭要考虑。”

那个人很快地说道：“正是这样——哦，是的——正是这样。我正在考虑那个家庭。”

这话对卡尔加里来说，似乎是废话，就因这个人正在考虑那个家庭，于是……

但是那个人立刻又说道——他的令人愉快的声音并未改变：

“这完全取决于你，卡尔加里博士。当然，你必须严格照你认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

船在河滩靠岸。他已渡过鲁比孔河。

渡船主的英格兰西南部口音的柔和声调说：“要四便士，先生。或者，你要回头吗？”

“不，”卡尔加里说，“不回头！”听起来这几个字多么像命里注定的啊！

他付了钱又问道：

“你知道有一所叫和煦点的房子吗？”

好奇心立刻不再受到掩饰，老头目光里突然闪现出急不可待的兴趣。

“噢，当然知道。就在那儿，顺着你右手方向——你可以从这些树当中看到它。你走上山，顺着大路向右，然后走上

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鲁比孔河（Rubicon），与罗马执政庞培决战。
此处意为破釜沉舟，下定决心。——译注。

穿过住宅区那条新路。最后那所房子就是——在那儿尽头。”

“谢谢你。”

“你是说和煦点吧，先生？阿盖尔太太在那里——”

“是的，是的，”卡尔加里打断他，他不愿讨论这件事，
“是和煦点。”

徐缓而有点特别的笑容，扭动着渡船主的嘴唇，他突然看起来像古代狡猾的农牧神。

“是她管那所房子叫的这个名字——在打仗的时候。当然啦，那是所新房子，刚盖起来，没起名字。不过盖房子那片地，那块长满树的岬角，叫蝰蛇点。可是，蝰蛇点，她不用，那名字不适合这房子。她就叫它和煦点。蝰蛇点才是我们大家叫的。”

卡尔加里生硬地谢过他，道声晚安，就动身上山。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家里边，但是他有那种幻觉，通过别墅的窗子，他看不到的目光在窥视着他，都望着他，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彼此说着：“他去蝰蛇点……”

蝰蛇点。似乎曾经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恐怖名字啊！

因为它比魔鬼的牙还要尖。

他极力止住自己的思潮。他必须振作起来好决定自己确实要做什么。

农牧神，faun，罗马神话中司田土及牛羊群之神。人形、尖耳朵、头上有二角，有山羊尾巴。有时画成下半身为山羊，上半身为有胡须的人。据云狡诈多变。——译注。

卡尔加里来到那条漂亮的新路尽头。新路两边都是漂亮的新房子。每所房子都有一个八分之一英亩的花园，种着石生植物、菊花、玫瑰、一串红、天竺葵。每个园主都展示出他或者她个人的花园爱好。

路尽头那所房子的大门上有用哥特体字母写的“和煦点”牌子。他开了大门，走进去，沿着一条短车道走。房子就在他前面，是一所修建得很好但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有山墙、有走廊。它应该修建在高级人士住的郊区或是新开发的什么地方。在卡尔加里看来，它配不上它周围的景色，因为周围的景色秀丽动人。小河在这里急转弯，几乎头尾衔接地环绕这个地方，林木葱郁的小山在对面耸立。溯流而上，左前方是小河的另一曲折，远处有牧场和果园。

卡尔加里沿河上下看了一会儿。他想到，人们应该在这里修建一座城堡，一座令人难以置信、奇妙绝伦、神话里的城堡。是那种可能用姜饼或者霜糖做成的城堡。然而相反的是这里有的是随波逐流的风尚、拘谨的中庸之道、大量的钱，却绝对没有想象力。

人们不能为这个责怪阿盖尔家，他们只是买下这所房子，而不是修建。而且是他们或他们中的一个（阿盖尔太太？）选中的。

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再拖延下去……他摁了门边的电铃。

他站在那里等着，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再次摁铃。

他没听到里边有脚步声，但是出其不意，门突然打开了。

他惊得后退了一步，对他受到过分刺激的想象力来说，就仿佛悲剧女神本人站在那里挡着他的路。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不过它在风华正茂时已经饱尝过悲剧的辛酸。他想，悲剧演员的脸应该永远是年轻人的脸。孤立无援、命已注定、恶运正从未来逐步来临……

定了定神，他自我解嘲地想道：“典型的爱尔兰人。”深蓝色眼睛，周围一圈黑晕，向上扬起的黑头发，具有伤感美的头骨和颧骨。

姑娘站在那里，年轻、警觉、充满敌意。

她说：

“请问，你有什么事？”

他按常规回答：

“阿盖尔先生在家吗？”

“在。但是他不见客人。我是说，不见他不认识的人。他不认识你，对吧？”

“对，他不认识我。但是——”

她动手关门。

“那你最好写信给他……”

“对不起，我特别需要见他。你是——阿盖尔小姐吧？”

她勉强地承认是的。

“是的，我是赫斯特·阿盖尔。但是我父亲不见客人——没有约定就不见。你最好写信。”

“我大老远的来……”

可她无动于衷。

“他们都这么说，不过我想这种事终于停止了。”她接着用指责的口吻说：“我想你是个记者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的。”

她怀疑地望着他，仿佛不相信似的。

“嗯，那你有什么事？”

在她身后，大厅背后过去一点，他看到另一张脸。一张无精打采、平平板板的脸。要描述那张脸，他会说是一张薄煎饼脸。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卷曲的黄灰头发紧贴在头顶上。她似乎在那里徘徊、等待，像条警戒着的龙。

“这是跟你兄弟有关的事，阿盖尔小姐。”

赫斯特·阿盖尔猛地屏住呼吸，她不相信地说：“迈克尔吗？”

“不，你弟弟杰克。”

她怒冲冲地喊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提到贾科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安宁？事情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为什么还扯它？”

“你绝不能真的说事情已经结束。”

“但是事情是结束了！贾科死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北欧中古传说以龙为城堡守卫。英国古老传说，英国守护神乔治攻打一座碉堡以救公主，吊桥前即由龙守卫。乔治刺杀龙，龙倒地，大地为之呻吟。西方的龙四足有翅。此处借喻此女人在警戒卡尔加里。——译注。

杰克爱称。——译注。

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你不是记者，我想你就是医生，或者心理学家，或者什么的。请走开，我父亲不能受到打搅，他忙。”

她开始关门，卡尔加里急忙做他最初本来就该做的事，从衣袋里掏出那封信，向她递去。

“我这里有封信，是马歇尔先生写来的。”

她大吃一惊，手指捏住信封，犹犹疑疑不大肯定地说：

“是马歇尔先生写来的——在伦敦的马歇尔先生？”

那个躲在大厅后边的中年妇女这时突然参与进来，她怀疑地盯着卡尔加里。他想起外国女修道院。当然，这应该是一张修女的脸！只差挺括的白修女帽或者随你怎么叫的东西，紧紧箍住脸，还差黑修女服和面纱。这不是潜心向道的修女的脸，而是平信徒修女的脸。她通过厚重大门上的小开口怀疑地窥视你，然后勉强让你进来，带你到会客室或是去见院长嬷嬷。

她说：“你从马歇尔先生那里来？”

她几乎是在指责。

赫斯特目不转睛地向下望着手里的信封，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跑上楼梯。

卡尔加里留在门阶上，忍受着那位既像恶龙又是平信徒修女的责备和怀疑的目光。

他想找些话来说，但他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因此，他还是小心地保持沉默。

平信徒修女，lay—sister，天主教修女院从事勤杂工作的修女，发过愿，穿修女服，但无神品，未受圣职。称为天主教平信徒修女。——译注。

不多一会儿，赫斯特的沉静冷漠的声音向他们飘下来。

“父亲说叫他上来。”

他的看守多少有点不情愿地让到一边，她的怀疑神色没有改变。他走过她，把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上楼到赫斯特等他的地方。

房子内部给他的印象是不明确的卫生机构，他认为它差不多可以算作昂贵的私人疗养院。

赫斯特领着他顺一条过道下三个台阶，然后推开一扇门示意他进去。她在他后边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这个房间是个图书室。卡尔加里怀着愉快的感觉抬起头来，这个房间的气氛与这所房子的其他部分迥然不同。这是一个男人生活的房间，他在里面既工作又消闲。靠墙排满了书，椅子大，有点破旧，可是坐着舒服。书桌上乱摆着文件，桌子上堆着书，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散漫感觉。他短暂瞥了一眼，一个年轻女人正从那头一道门离开这个房间，相当有吸引力的女人。随后他的注意力被引向一个手里拿着已经拆开的那封信并站起赖迎接他的男人。

卡尔加里对利奥·阿盖尔最初的印象是：他瘦弱，一眼可以望穿，几乎像根本不在那里一样，是个人形幽灵。他讲话的时候，声音悦耳，不过不洪亮。

“卡尔加里博士吗？”他说，“请坐。”

卡尔加里坐下，他接过一支香烟。他的主人坐在他对面。一切都是不慌不忙的，好像处身于一个时间几乎没有意义的世界。利奥·阿盖尔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若隐若现的温和笑容。他讲话的时候，用没有血色的指头轻轻拍打着

信。

“马歇尔先生信上说，你有个重要消息要告诉我们，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它的性质。”他接下去说时笑容更加深刻，“律师总是那么谨慎，不把自己牵连进去，不是吗？”

这使卡尔加里惊讶，微感震动。他感到面对他的这个人是个快活的人。不是像通常那种形诸于外而且兴高采烈的快活，而是在他自己内心深处难以捉摸但心满意足的快活。这是一个外界影响不到他的人，他也满足于世事就应如此。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这个惊讶，但他却为之惊讶。

卡尔加里说：

“我很感激你接见我，”这些话只是机械的开场白，“我认为我亲自来比写信好。”他停下来——然后由于激动的突然冲击，说道：“这困难，很困难……”

“别着急，慢慢讲。”

利奥·阿盖尔仍然很客气也很冷漠。

他探身向前，以他温文尔雅的方式，显然是想帮助他。

“由于你从马歇尔那里带来这封信，我断定你来必是和我不幸的儿子贾科有关——我是说杰克——贾科是我们自己叫他的名字。”

卡尔加里所有仔细准备好的话语都离他而去，他坐在那里，面对他必须讲出来的令他惊恐万分的现实，他又结结巴巴起来。

“这是那么极其困难……”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利奥小心翼翼地 说：

“要是能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们很明白，贾科是——”

几乎不能说是正常的人。你必须告诉我们的事，没有什么会使我们惊讶。虽然这场悲剧那么可怕，我可是一直完全相信贾科对他的行为不能真的负责。”

“当然他要负责，”这是赫斯特在讲话，卡尔加里听到她的话音惊了一下，他有一会儿简直忘记了她，而她就在他左侧后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他转过头来，她急切地对着他俯下身去。

“贾科一直让人害怕，”她说得很自信，“他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我是说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他抓起他找得到的随便什么，就奔你来了……”

“赫斯特，赫斯特，我的亲爱的。”阿盖尔的声音非常痛苦。

姑娘惊了一下，赶忙用手掩住嘴唇。她脸红了，带着年轻人突如其来的局促不安讲话。

“对不起，”她说，“我的意思不是——我忘了——我——我不应该说像这样的话——不是由于他——我是说，既然全过去了，而且……而且……”

“过去了也解决了，”阿盖尔说，“所有这些都是以往的事了。我竭力，我们都竭力认定这孩子必须看作病残人，大自然的一个不适应的人。我想，这表达得最好。”他望着卡尔加里，“你同意吗？”

“不。”卡尔加里说。

沉默了一会儿，这种尖锐的否定使他的两个听众都大吃一惊。它是带着差不多是爆炸性的力量冒出来的。为了缓解它的效果，他尴尬地说：

“我，我，对不起，你们明白，你们还不知道。”

“哦，”阿盖尔似乎在考虑什么，跟着他把头转向他女儿，“赫斯特，我想也许你最好离开我们一下。”

“我不走开，我应该听听——好知道整个是怎么回事。”

“也许不太愉快——”

赫斯特不耐烦地喊道：

“贾科也许做过其他什么吓人的事，又有什么关系？事情都过去了。”

卡尔加里很快地说：

“请相信我——没有你弟弟曾经做过什么的问题——正相反。”

“我不明白——”

房间那头的门开开，早些时候卡尔加里刚刚瞥了一眼的年轻女人走回房间。她现在穿着户外大衣，拎着一个公文包。

她对阿盖尔讲话。

“我现在要走，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阿盖尔迟疑了一会儿（卡尔加里想，他总是迟疑），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胳膊上，把她拉向前。

“坐下，格温达，”他说，“这位是——呃——卡尔加里博士，这位是沃恩小姐，她是——她是——”他又停下，仿佛有点犹疑。“她现在已经当了我的秘书几年了。”他又说：“卡尔加里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或者，问我们一些事情——关于贾科的——”

“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卡尔加里打断他的话，“而且

尽管你不曾体会到，你每时每刻都在使事情对我更加困难。”

他们全都惊讶地望着他，只有在格温达的目光里，他看到某种好像是理解的闪光，仿佛他和她成了短暂的联盟，仿佛她在说：“是的，我知道阿盖尔家会多么困难。”

他心想，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不过不是那么太年轻，也许三十七八。是个体态丰满匀称的女人，黑头发、黑眼睛，神态活跃，健康良好。她给人的印象是能干、聪明。

阿盖尔在神态上给人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使事情对你更加困难，卡尔加里博士。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你要谈到正题——”

“是的，我知道。原谅我说的话，不过这由于你——还有你女儿——执意不断强调事情已经过去——解决了——结束了。事情没有过去。那是谁说的：‘事情永远不曾解决，除非——’”

“‘除非完全解决好。’”沃恩小姐替他说完，“吉卜林说的。”

她像在鼓励似的对他点点头，他对此感到感激。

“不过我就要谈到正题。”卡尔加里接着说，“当你们听了我不得不说的话之后，你们会理解我的——我的勉为其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生于印度，童年回英国受教育。大学毕业后，回印度从事新闻工作。曾游历中国、日本，并旅居美国多年。1932年回英国定居。主要作品有《丛林故事》（儿童故事）、《吉姆》（长篇小说）、《军营歌谣》（诗歌）等。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多表现大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故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注。